

我在烟台做家政⑥

碰上奇葩老翁

韩红梅

大开腿伤养得差不多了，我又出来上户了。这次是照顾一位男性老人。医生眼里没有男女，都是病人，同样在我们保姆眼里也不分男女，都是需要照顾的老人。思想觉悟再高一点的话，就是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所以不管男性老人、女性老人，只要力所能及的活儿我都服从安排，没承想却碰上个奇葩老翁。

这个奇大叔已经八十七岁，腿脚不便，但尚能自理，与儿子儿媳住一起。我的活儿，是给他们一家做饭收拾家。

闲暇时，奇大叔经常让我陪他聊天。

他说：“老伴十几年前去世了，大叔我风流倜傥潇洒多金，一个月退休金八九千！网上一小我二十岁的女人看上我了，我们俩在一起过了五年，后来她得病了，整天有气无力的，我们就分手了。”

我说：“大叔，你们分手时你还给了她点钱吗？”

“给什么钱给钱！她一个人过，房租水电生活费不都得花钱？这五年她的衣食住行都是我管，每月还给她个五百六百的，还对不起她么？”

我说：“人家白天给你洗衣做饭，晚上还给你当老婆呢。”

白天，奇大叔的儿子儿媳去上班，我和大叔在家倒也相安无事。

有一天午睡时，我收到奇大叔发来的一条视频，点开一看，是一条黄色视频。这给我气得！我回复他：“我要把视频转发给您儿子儿媳！”

奇大叔赶紧回复：“别别别，我不是故意的，手误，手误！”

午睡起床后，我郑重地提醒他，我做的是保姆，是靠劳动吃饭的，我尊重他，也希望他尊重我，不希望再有类似事情发生。

他讪讪地说：“我跟你开玩笑。”

“我不喜欢这种玩笑，你咋不跟你家人开呢？”

我想下户，又担心中介说我干活不力，又一想，反正他跟儿子儿媳住一起，谅他也不敢有什么大动作。再干干看吧。

有一个周末，奇大叔的儿子陪着儿媳到县城的岳家去了，晚上不回来。平时，奇大叔的儿子让奇大叔敞着门睡觉，以便有什么事情能及时发现。我刚上户时，他儿子就叮嘱我也敞着门休息，以便能听到奇大叔的动静。

好在我房间位置偏，其

我做做饭时，奇大叔喜欢到厨房视察工作并做出指导，这个菜应该怎么做，那个馅应该怎么调。我本来就对厨艺没信心，仿佛一个学业不佳的小学生正对着难题吭哧瘪肚之时，偏偏老师踱过来站跟前盯着，于是更加手忙脚乱。有时奇大叔会亲自上阵给我露两手，还边展示才艺边让我记着操作流程。但到了吃饭时，奇大叔做的菜往往会剩一些，我做的菜反倒会被一家人吃光。

白菜萝卜各有行情，家政这行也一样，工资低了保姆不去，工资高了客户不出，

“我不也给她当男人吗？男女平等，扯平！”

我大笑说：“好，男女平等。”大叔接着说：“那个女人走后，儿子给我找了个白班保姆，一天做三顿饭。那个保姆是农村人，男人因病去世，她一个人干不了庄稼地里的活才出来打工。我寻思我没老伴她没男人，我俩搭伙过日子挺好，她还干！”

我说：“大叔，您比她大二十多岁，假如您走前头，到时您会给她留房子住留钱养老吗？”

“我老伴过世后我的房子就过户给儿子了，再说我死了她还待这儿有什么意思？到时各归各家各找各娃。”

他人起居不需经过我房门。我每天晚上都要看看小说刷刷抖音，我最爱看搞笑视频。那晚，我照常刷视频，一边看一边笑，比看小品都带劲儿。正沉浸在搞笑视频带来的欢乐中，第六感告诉我不对劲，我抬头一看，简直吓掉了魂！

奇大叔一丝不挂地站在我面前！我不知他是已经进来一会儿了呢，还是刚进来就被我发现了！

说时迟那时快，不等他有任何语言和行，我嗖地一下从他身边掠过，一个箭步冲出房间窜进客厅——客厅里有监控！

进了客厅，我才抑制住心跳有时间说话，厉声质问奇大叔：“你想干什么！你怎么能这样！”

奇大叔一言不发，黑着脸回了房间。

为了在晚上老人出现突发情况时能以最快速度上前照顾，我从出来打工后，随时随地穿着可以见人的衣物，得益于此我才能一秒出房间。

第二天一早，我马上用微信跟他儿子讲了事情经过，要求立即下户。早晨，奇大叔照常出去散步，我想就

中介需根据工作强度给一个公正合理的价位才能促成单子。规模大的家政公司价格一般都很合理，不偏向客户也不偏向保姆，一碗水端得平，极少数的个体中介为了笼络住客户，会给出合理的价格，住家照顾不能自理老人最少应该出五千月工资，他却只给三千，照顾自理老人都不止这个价。

中介群里还见过一个招“保姆伴”月薪一千的单。客户也真是行，你找保姆就找保姆，找老伴就找老伴，找“保姆伴”算怎么回事儿？光做保姆一千块钱都没人伺候，还“保

“您把保姆纳为夫人，然后再找个保姆照顾你俩？”

“我没老伴不会做饭才找保姆，有了老伴还找什么保姆！我还打算一个月给她一千五，一年就小两万呢！”

我做家政数年，已很了解行情，便说：“大叔，如今光做保姆月工资也不低于三千，做夫人，事儿更多责任更大，您给的钱还减半，人家当然不愿意啦。”

我想，在我们农村，倒贴野男人的行为被称做“赔上人又赔上炕”，文明说法“赔了夫人又折兵”，保姆脑子又没进水，怎么可能同意？

“话不能这么说，给我当老伴，她的身份就不是保姆，

算辞职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想跟以往一样陪护他，别这期间出点啥意外。奇大叔脸色铁青，哼一声，独自走了。我以己心度之，他大概是为昨晚的事情感到羞耻，为免除尴尬才独自散步的。

早饭时，我还没说什么呢，也觉得没什么好说的，走人就是，没必要多费唇舌。结果，奇大叔先开口了，还气哼哼地质问：“你勾引我！你假正经！你又当又立！”

我是既生气又感到可笑：“我怎么勾引你了？！”

“大半夜地你敞着门开着灯不睡觉，不是勾引我是干什么？你就是在勾引我，就是想让我过来，我过来你又假正经！”

遇上这么个自作多情的骚老头，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无耻，什么叫恶人先告状。我想说：“我不一直都是敞着门的吗？所不同的是你儿子昨晚不在家。”又一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嘴长在他身上，他爱咋说就咋说吧。我说：“好好好，我勾引你，我假正经。我与你已无话可说！”

不正当男女关系，无非是为情为财为色。我跟一个快九十岁的老人谈情？跟一

老伴”，到底安的啥心思？做媒还讲究门当户对哩，想把眉清目秀的富家小姐撮合给一个腿眼残疾的穷光棍子，这不是找抽吗？这样扰乱市场的不良中介就是发了好单，我也从不搭理。

奇大叔加儿子儿媳三个人，出的月工资是五千。奇大叔儿子提前跟我说过，老人问工资时我听着就是。所以当奇大叔问我想要多少工资时，我说您老看着给。大叔扭捏了半天，说：“我以前用过一个保姆，工资三千，我看你人不错，给你三千五！”我说：“行，谢谢大叔！”

而是我X某人的夫人！”大叔说得一本正经，理直气壮。

我再也忍不住了，哈哈大笑，心说你这份能穿能吃能穿吗？看来城里人的身份让奇大叔在农村保姆面前充满了优越感，他觉得那保姆该像旧时丫环那样，低眉顺眼地说声奴婢蒙老爷不弃才是，而不是一口回绝。

年岁更长，老爷子腿脚不太灵活，儿子不放心他一个人住，于是把他接到自己家里来了。雇一个保姆，找我来，为了一家老少都能吃上现成的。

聊天时，奇大叔嘱咐我帮他留意着，在农村再给他找个老伴。我说要多大年龄的，他说越年轻越好。

个葛朗台谈钱？跟一个尿都夹不住的人谈性？与虎谋皮都比这容易，毕竟虎有皮。

本想拿了工资立马走人，谁知算账时又出乱头。我是十七号上户的，到三十号时奇大叔说他先把这十四天的工资给我结了，下个月就从一号开始。我说怎么都行。后来他也没给我开资，我想反正到是跟他儿子结账，也就没在意，这事就过去了。他儿子下午回来结账时，奇大叔已出去了，他告诉他儿子三十号前的工资已结，他儿子便只给我结从一号至今的工资。我说：“大叔没给我开资。”他儿子说：“我爸这么大年纪，也不差钱，他不会撒谎耍赖的。”言下之意，是我这个差钱的保姆在耍赖了。

我问：“大叔用什么方式给我结的账？”

“我说用微信转的。”闻听此言我暗嘘一口气，这要说给的现金我还真说不清了。

最后，等了半天，一直等那边奇大叔的儿媳去查过了银行，这边他儿子才给我结了账。

经由此户，我感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诗歌港

春日物语

姜登敬

绿色的眼眸
在吐青的枝头凝视
那是沉睡一冬后
灵魂深处的第一次张望
稚嫩的诗稿里
一个个幼小的生命
挣脱冬雪的襁褓
将生命瞬间的悸动
谱写成跳跃的音符

田野深处
万物竞相掠取雨露阳光
春的花蕾
似情窦初开的少女
以婀娜的姿态
演绎着生生不息的轮回
绿意渲染了山河
为大地披上盛装

农夫在田间耕耘
那是人类与土地
最古老而深情的相拥
汗水播下粒粒种子
生命在泥土里埋下伏笔
寄托着明天的丰硕
群鸟环绕着家园翱翔
那清脆的啼鸣
又一次醉了诗人

雨生百谷

邓兆文

原以为是布谷，细听
是雨的声音
那么多的种子
像无数只渴望的眼睛
在刚脱胎的田垄中
望着天空
如果大地为母
雨就是它们的父亲
是他——
替襁褓中熟睡的种子
解开启程的缆绳
而当田野变成金黄时
他却站在高处
变成秋云朵朵

等待一场雨

刘继曼

泥土像干裂的画布
藏着燥热的苦
檐角悬着旧云
孤独沉默伴着龟裂的纹路

我站在旷野
目光追逐飘来的云朵
等待一场雨
润泽这皱褶与荒芜

我闭上眼睛
聆听你的脚步
盼那甘露
洗去心底的尘土